

新少年讀物

文藝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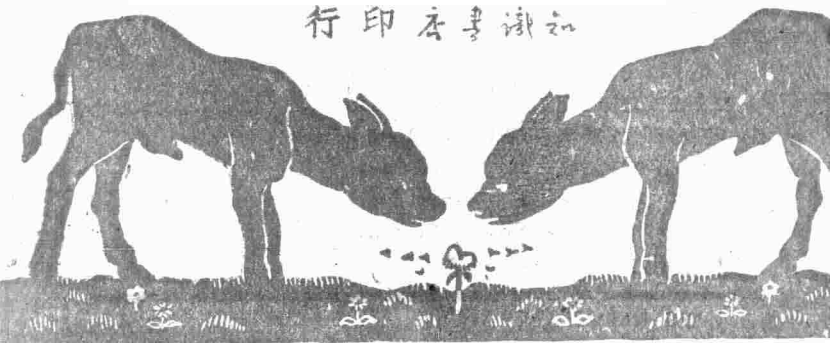
英雄的年童



年 童 英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著 夫 夫 文 仲
藏 书 章

行 印 店 书 藏 知



(新少年讀物)

英雄的童年

有 版 權

原 著 者

A. 帕 文 捷 夫

譯 者

李 珏 華

插 圖 者

王 治 華

出 版 者

知 識 書 局

天津羅斯福路

印 刷 者

知 識 印 刷 廠

天津羅斯福路

1951—7 [1]

譯本外文書名 Childhood of a Hero

原作者外文姓名 A. Perventsev

英譯者姓名 B. Issacs

原出版者名稱 Soviet Literature

原著出版年月 1949

[307] 1—5000 (36—216)

前記

「英雄的童年」是蘇聯作家A·帕文捷夫的長篇小說「永遠的忠實」的第二部。這部長篇小說包括一九二九——一九四五年，在這十六個年頭裏，社會主義新生的一代，經歷到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和衛國戰爭的大考驗。駱士奇就是這新生一代的代表。

「英雄的童年」描叙駱士奇在新社會制度的培育下，在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薰陶下，怎樣從一個懦怯、傷感、不愛勞動、敵友不分的小孩，逐漸轉變為一位愛祖國、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制度的共青團團員；在小說的第二部裏，駱士奇經過衛國戰爭，尤其是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大考驗，他才有資格參加共產黨。作者創造了這麼一位新生一代的典型人物，從他的成長，可以看

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底發展和鞏固的過程。在本書裏，駱士奇和讀者見面時才八歲，由於生活的教養，他從小就熟悉黑海一帶變化莫測的風暴，和那一望無際的苦澀鹹水。他是在黑海邊上生長的。他跟隨着他的父母，翻過隔斷黑海區和庫班草原的高加索山脈；這座連綿的山脈，阻擋了從庫班草原渡過來的太陽，也擋住了險惡的風雪；而在這猛獸出沒的深山大澤裏，人們的足跡却也達到了，人的手在斫伐樹木、鋪設道路、修蓋房屋。在庫班草原上的生活，成爲他童年生活最重要的一頁。朦朧的清晨，從羣山裏緩緩地流出的水流，這股水流灌溉了整個草原；草原上放牧的牛羣，深長地牟鳴着，空氣裏飄浮着芳香的奶味。蘇維埃新生的一代熱愛着這樣美麗偉大的祖國。

在階級社會裏人民的生活並不像大自然那麼美麗，那麼富有詩意：黑海的漁民當時還駕駛着帆船出海，和颶風作生死的搏鬥；士奇看到勇敢的漁民倪古拉和他的哥哥小梅威在落後工具和可怕的風暴一場搏鬥裏，喪失了生命。庫班的農民當時還過着小農經營的生活，各家在自己的地界邊緣種上老玉米和小米當

籬牆，把自己圍起來；在沒有打穀機的生產條件之下，成堆收割了的稻子霉黑了。這些都深深地印在士奇童稚的心靈裏。但是小士奇是處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裏：他也看到集體漁場的組成，新式的摩托船代替了落後的帆船。集體農莊組成了，拖拉機衝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田界。作者在第六章裏寫道：「每一輛拖拉機就是一顆打破舊生活方式的砲彈。」跟着第一輛拖拉機的出現在庫班草原，這顆砲彈照準農民舊生活方式的老根打去。蘇維埃新生的一代熱愛祖國河山，更熱愛在這偉大祖國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

駱伊凡就是這樣教育着他的兒子士奇：

「要不是我們：出入槍林彈雨中，改變了你的地位，你現在還得過着毫無希望的農奴式的苦役生活。你還得從頭幹起，跟在牛尾巴後面討生活，也許放的還是別人家的牛呢？在現在的國度裏，童年用不着擔憂。國家只要求你一件事——學習。人類的智慧寫成了一本本的書，你就盡量地吸取吧……」

「爲什麼你做孩子的時候能夠免除苦役呢？因爲我們有了蘇維埃政權……」

你要知道感激！」

生長在蘇維埃社會裏的兒童不了解資本主義社會裏少年遭遇的悲慘命運。

「孤星淚」的主角金維金一生便是最好的說明，金維金爲了生存，搶了一塊麵包，便坐了十九年的大牢，逃出獄後，不管他怎樣努力，怎樣奮鬥，而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却像獵狗般的追蹤他、逼害他。蘇維埃的新生代也不懂得在大革命前夕「父與子」裏的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父輩與子輩的思想與感情是一致的。父輩親手創立了新的制度，這個制度還年青，有待新生代來鞏固和發展。

小士奇對他雙親的認識是這樣的：

「我們的雙親常常教我們說話要負責，他們在這一方面給我樹立了一個嚴正的榜樣，這在我一生中受益無窮。」

小士奇聽他父親說過一九一八年國外的敵人封鎖蘇維埃共和國，想用飢饉來迫使她屈服，但是共產黨出來領導人民捍衛國家，終於擊退了敵人。接着國

內的敵人隱隱糧食，那時候列寧自己每天只能配得四分之一磅的麵包……。

士奇從這段談話裏得到的印象是國內的敵人就像黃肚皮的毒蛇，忽緊忽鬆地糾纏住貧困的人民，可是童稚的心靈裏，還是不懂得潛伏的更殘酷的階級鬥爭。待士奇的父親受到狙擊，士奇才上了血的一課。他父親鬥爭性是無比的堅強：「不用怕……我不會就此完事……我不會屈服的……。」看這樣的父親是怎樣信仰他們偉大的領袖：「無論他領你走哪一條路，領你跳過火坑，越過障礙，你儘管跟他走，他總會領你出來的。」士奇感到這位領袖隨時「從高處望着我」。因此勤快了起來，幫他母親做了許多事。他的妹妹安妞見到列寧的銅像，就冲着叫「列寧伯伯」，領袖和人民是一家人，領袖生活在每一個家庭裏，生活在人民的心裏。

這樣的祖國，這樣的社會制度，這樣的領袖，這樣的長輩，因此士奇在加入共青團時這樣的宣誓：

「學習，再學習，學習所有的科學，儘可能地求進步。必要時為國家供獻

出生命以及所學得的一切……。」

在「永遠忠實」的後半部，新生代便以自己生命以及所學得的一切，投入偉大衛國戰爭的考驗裏。

目錄

前記	一
一 「默督沙」的沉沒	一
二 再會了，海洋！	一六
三 翻山越嶺	三二
四 到了目的地	三九
五 華納河的一影	五〇
六 第一輛拖拉機	六七
七 千錘百鍊	八四
八 武士洞	一〇一

九	狙擊	一五
十	往後的演變	三四
十一	任務開始	四三

一 「默督沙」的沉沒

從晌午飄起的風到傍晚颯得更勁。這種險惡的風暴橫掃海面；出海謀生的漁人懼怕它，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高加索海岸的人給它起了「九變」的怪名。「九變」是一種變化莫測的風，往往猝不及防地由陸地折回海洋，那麼羅檣漁船和三角帆船，就要給捲入狂風暴雨的汪洋大海裏去了。在保加利亞還是羅馬尼亞的岸邊也許會飄來一些漁船的破片，那就可以斷定這是由高加索蘇維埃硬扯來的客人，是「九變」的犧牲品了。

那天一清早漁人興高彩烈地結隊出海，我父親駱伊凡以及我兩個哥哥梅威和離惡也在內。我羨慕地看着他們出發——我才八歲，太小，所以不能帶我去。龍骨在粗大的沙礫和紋采斑駁的石子上擦過，漁船就被推着投進碧綠的海

中。

剛滿十一歲的梅威上了那條舊的大舢舨「默督沙」，十歲的離惡跟父親在第二條船上。母親胆怯地央求過父親別帶孩子們去，但是他拉着他們倆就上了船。他把梅威交給一個勇敢的保加利亞青年倪古拉去照顧；小離惡光着肚皮連爬帶跌地滾到「柯理亞」號的尾部去。船身擦洗得好乾淨，就像一粒油黃晶亮的胡桃。

隊長史安東瞟了母親一眼。那時候她還很漂亮，金色的捲髮盤成一個髻子，一雙愉快的黑眼睛配着上揚的柳眉。史安東瞥見她那經常含笑的眼裏帶着焦慮的神色，便蹲下身去，抓起一把散沙往空中撒去，沙粒垂直地落了下來；史安東又蘸濕指頭，臨空舉着，空中沒有一點「九變」的徵象。附近山頭沒有半點烏雲，兩個多月來不曾下過一滴雨，山間的小溪都乾得見底，連黏生在河底圓石子上的青苔也開始剝落。沒有可以顧慮的徵象——史安東下令開船，漁船就在清晨的寧靜裏出發。

「漁船隊」備有新的比目魚網、槍枝——打海豚用的——儲備的漿、淡水、乾魚、羊酪和麵包。

「默督沙」領頭出發。保加利亞人倪古拉留着很長的頭髮、一身晒得跟皮靴般黧黑，站在艙舵旁邊興高彩烈地對划槳的人叫嚷着。梅威避開母親的視線凝望着海面。我的妹妹安妞胳膊窩下夾着她的洋娃娃，對出發的漁船揮着兩隻小手。一切跟往常一樣；歡樂、喧嘩。

早起輕鬆愉快的心情不久就變為驚惶。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我們一生轉換點點黃昏：我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的，那時的太陽就像一團血紅的熔漿；這團渾渾沌沌、顫顫巍巍的東西一股腦地往下墜，碰到了海面；從上面抓着它的那隻強有力的手忽然鬆開了，太陽就和銅子投入錢匣裏般落下去了……海面立刻暗了起來，向沙灘湧過來的排浪，浪花上前一刻還冠着紅暈，一霎眼就變成黑的了，露出兇狠的面貌。安妞原先和着排浪的節拍嬌聲地哼唱，也頓時停止。小妹妹跑到我身邊，風吹弄着她的小辮子，颳得小辮子在她兩肩上擺蕩。

由她害怕的神色和緊閉着雙唇的樣子，我就知道她在想着什麼。我正在山菜黃棍上纏着釣絲，隄防飄動的釣絲頭上的鉤子會勾着了妹妹。我把穿在繩上的一串大頭魚遞給她，繩端結上一根小枝子，使魚兒不至於滑脫。

「拿去餵派勒（狗名）吧！」我說。

「等一會，士奇。」安妞咕囁着，失魂落魄地瞪住海面。

我的眼睛也轉向妹妹望着的方向。一羣孩子、女人、老頭——鬍子給風吹得和黃楊樹上的苔蘚般，亂蓬蓬的——都麇集在沙灘上，也望着那個方向。

翻滾着的浪花活像游泳着的小白羊，一忽兒沖向前，一忽兒潛下去，然後又鑽出水面，可總不攏岸。沖到沙灘上來的多半是聲勢浩大的碎浪，激起好高的灰色浪頭，從右向左捲着一個大漩渦。

安妞驚惶失措地凝視着一排接着一排打過來的波浪，小心翼翼地懸空提住一串魚；大頭的小魚已經不會動彈，垂吊在繩上，鼓出一個個滯鈍的眼珠。

我們的幾條牧羊狗都跑到沙灘上來了。牠們真能吃魚，豺狸最怕牠們。狗

搖搖尾巴，伸出強壯的大前爪躺下，把長着肉痣的又黑又長的嘴巴衝着海，不時望望人們，本能地感覺得人們的恐慌。

這時候海在汹涌澎湃着，形成一個奔騰怒吼的大漩渦。飛沙走石落在沙灘上，跌個粉碎。排山倒海的巨浪打在堤上，像鋸屑般的泡沫四散飛濺。

母親來到海堤上，在暮色蒼茫中，背後一片凋零的灌木林，她的身子很凸顯地立在岸上。她用手蔭着眼睛，我不知道她那時能看見什麼，除非漁人點起了火。母親喚着我們，我們跑上去，牧羊狗沉重地踏着強勁的爪子跟在我們後面。

母親在外表上看來還很鎮定，但是她的眼裏不再像平日那麼的帶着微笑，她的雙唇緊緊地抿住。

「媽咪，我們的人不是還沒回來嗎？」我問道。

「他們還不到回來的時候呢，士奇親愛的。」她鎮靜的回答着。

「可是『九變』來了呀，媽咪。」

「來了更好，他們會扯起帆來。」

「扯起帆來才好呢！」妹妹說着，可沒有笑。「坐在上面多好玩。」

「你就會這樣想——坐着玩兒。」我責備妹妹。

「我不喜歡吃魚。」

「寶貝，你喜歡什麼呢？」母親說，抱起她來。

「冰淇淋。」

母親拍着她的頭，臉上浮起一絲微笑。但我還是放心不下。走下沙坡，我們打由林蔭小道回家。緊挨着尤加利樹——這些幼樹是跟移民一道來的——亞北卡鮮海岸長着一片濃密的灌木，牽蘿攀籐的林間就是無毒蟒蛇出沒的所在。

亢旱像地震一般使大地圻裂，泉水井水都乾涸了。栽種尤加利樹原爲的是吸收窪地的積水，現在像垂柳般低頭喪氣的立着。花朵都凋萎了，分泌不出一點蜜，草的托葉上也不出蜜汁——亞北卡鮮的蜜蜂在花蜜不足時就靠這種